



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考異音 釋附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 韓弘妻



楚國夫人姓程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今司徒燕

中書令許國公之妻前鄜坊節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

母或無同字坊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為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

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甥內外尊顯又或作公下或有之字夫

人入門上下莫不贊賀或作賢事皇姑齊國太夫人肅恭誠至奉養不

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能上或為字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

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

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居藩為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

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于鄜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妻節去位奉

喪以居東都詔起之辭以羸毀不任即命又加喻危固不變天子嗟

第三十三卷 碑誌

又 一 瓜 又 作

無 今 字



歎之起上或有長慶三年三月某日葬夫人于洛陽北山夫人  
生二子長曰肅元為大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次大夫  
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橫顯於魏以佐文侯高陵翟方進封相漢義以  
家酬遷于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  
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東子在郟時為王奔翰有壤千里非  
是公曰姑止以承我祀子曰母兮莫我撫非我或文駟雕軒往來  
有煒莫尊於母莫祭於妻從古迄今孰盛與美用昭厥裔象此銘詩

唐故國子業實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實公諱年字某賦作字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  
昌司馬比四代代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  
遺深音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晉初名能為詩文及公為文亦  
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作佐六府五公八遷至

檢校虞部郎中或無虞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

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

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

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入選音其至及公就

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實生于時公舅表高為給事中方有重名

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音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

曰非我之才維五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

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偽疾經

年音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音去為賢告人公

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晉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

簾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

有慮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音

或無其為郎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音守疑當作守教誨於國學也

三羊作二

河公下有  
至公二三子  
昌諱下字  
亦字非是  
又詳改作

檢校下  
有虞部二

先作先

蒸作康麻  
一有音字



今此州刺史也前  
文似明致并似未的  
常兄弟五人皆能  
詩有全刻實以時  
珠集行世義取  
昆弟若五星然

嚴以有禮扶善過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  
過或作蓋過或作惡方云漢路温公一兄三弟常群庠輩常進士水  
舒傳過過者謂之族言或無益字  
部員外郎朗慶江撫四州刺史群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  
丞出帥黔容以卒庠三位大府自奉先令為鄧州刺史輩亦進士以  
御史佐潘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  
孝迷父之志曲而不黷好善學文或作好學  
善文或作好古善文次曰其曰其皆以進士  
貢女子二人上其下或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  
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  
可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婚音飛祝曰左傳曰昔有過澆戒夏后相后婚方願逃自宋歸于  
氏實逃閔腹子夏以再家實為氏聖悒子至于何聞實鳴積拜華之  
死臨河而嘆美哉洋洋七旋河積少康二子曰行曰龍七雷歷有仍遂為  
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旋河積少康二子曰行曰龍七雷歷有仍遂為  
相娶後漢幼孔軌鳴積七世孫子嬰漢書嬰相  
武帝太后好黃老而

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六賢于幽刻或作  
孔子之後三十人世有孫曰殘字君嚴事魯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  
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無三字  
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雷奚六之果無韓字  
公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即官唯相之為  
二宜去同年從本無至字云四引龔勝那漢俱乞骸骨谷詔古者有  
書文理甚明乙君以欲從本之故遂以為未必然而不取殊不可曉  
今正之一本乙君吾二字語元健但如此則君下却少一吾字不取  
或作即中官愈又曰古之考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間井田宅具在  
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  
是公雖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

於物前漢叔傳所謂伏用孔之執躅也發一作發後去觀津後  
之子充齊觀津充之孫宣而家平陵作西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  
帝時以吏二千石徙平陵而家平陵作西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  
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六賢于幽刻或作  
孔子之後三十人世有孫曰殘字君嚴事魯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  
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無三字  
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雷奚六之果無韓字  
公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即官唯相之為  
二宜去同年從本無至字云四引龔勝那漢俱乞骸骨谷詔古者有  
書文理甚明乙君以欲從本之故遂以為未必然而不取殊不可曉  
今正之一本乙君吾二字語元健但如此則君下却少一吾字不取  
或作即中官愈又曰古之考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間井田宅具在  
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  
是公雖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

或作宜去  
無一字

續作續

視一正事

表作表  
鄭作金



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或無賢字皆非是明曰奏疏

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年相見謂上有孔戣字多此不宜有

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或作平年終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

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或作平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

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

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九年以大理

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

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無尹字

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或作拜左丞或兩皆作左丞

而正除右丞長慶二年不自廣州為尚書左丞耳蓋推知右丞事論

長慶為再除也陳齊之云拜右丞三字皆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

貢海蟲淡菜蛤蚌可食之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為

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華州乃論貢之

下邳令而以華州刺史為大理卿外按或作按外

百特恩今按唐會要每歲以鷹犬山近歲習狩

將以不敬論卒相武元中丞張度德使者歸乃諸案有慢言上大怒

順宗實錄會要亦有小兒車見十二年自國子祭酒

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

放不收番舶之至泊步石下碇之稅始至有閩貨之燕

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

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無有字公曰海道以年計往

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雅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道

南以口為貨其荒阻厥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或作傳或無字

隨公吏得無名兒畜不言口有訟者公召殺之有吏字或山谷諸黃世

自裴為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從察字非是容桂二管利其虜掠

論議作議

一無拜左丞三字

而以一作而自又作行自一無刺史二字

訟一作告



請合兵討之冀一有以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

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或武定或作定武類公屢言遠人急

之則惜性命相老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

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字下此有焉或字無而散字或焉字在天子入

先言遂歛兵江西岳鄂湖南皆南會各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

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曼

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非或作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

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准公歲常自行

官吏刻石為詩美之常自或作自常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

此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

而為尚書左丞或作左丞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

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

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

憲與傳入公蓋晚年比有從溫世系主又平陽路隋其季者幼

長子已各溫質則非晚年從溫豈以嫡庶為異耶然非雙兒不

公之昆弟五人載戲音於次為第二公之薨載自湖南入

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載與公于葬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

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世八吾見其孫或作三白而長

身寡矣與言自或作非其尚類也或作大與之倫或作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工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或作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其母在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

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巧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

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或作

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岷州刺史或作遷廬州未至

無即字

韓日一云云世三十八  
三十種合切說文作并  
俗作廿又云云孔子世  
三十一前之說則有字  
後之說則加字皆非  
又意世世三十八於理自  
暢拘字之個非也

夫此州都史兼御史中丞

此與倫  
之與倫  
一云無中  
大天洪州  
刺史魚  
史中丞

是字無  
怨恨而散  
此禽獸耳

詞一作詩



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或改或作除後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

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

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或作或宜文書印印語人丞相

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權酒錢九

千萬以其利與民入贖戶非盡貧民○今按丐貧民一語下文已

不應再出方本非也但其說非是除酒權蓋與又罷軍吏官債五千

萬悉焚簿文書或無又出庫錢二十萬以丐貧民遺旱不能使稅者

禁浮屠及老子為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禁

作學○今按作學非是但下文自有浮屠老子字此不應重出且其

文理亦不明白疑比自浮屠至為六字亦是行文去之則文理通暢矣

但無本可證不敢則耳界下或無內字山以其詭巧漁利奪編人之

產編或作或下求○今按以民為入更約故此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

於庫米餘於廩以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

代之矣或無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為

之或無左散騎常侍遠近知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

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于八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其邪是特

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或無妄士大夫重之為考功吏部郎也下

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或無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遺謔而貶在

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或無權臣為意又被謔而出或無元和

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或無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或無按功

群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

先求入利害廢置所宜閉閣草或無奏或無碑或無周知俗之病亦無利字○今按

下文云廢置所宜則此句合有或無又具為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

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或無備下或有悉字○今

按文勢疑當有公所為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或無祖諱

玄暉北都負外郎或無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

禦使鄂州祿訪使贈工部尚書或無或作或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

是作改

一有諱字

一無公字

知一作在

底一作完

四作教下

數字無

經一作編

去一作山

去一作三

十五作十

或作與



常方元歲四韻皆  
三句一押而聲韻已  
止家公在正又于上句  
自各自檢韻此古  
所謂信韻法也

孫日貞元三年二年二

樊日公貞元二年登  
第十一年五月公東歸  
河陽八月遂卒元和  
五年賜葬自貞元十  
一年至是凡二十二年

何山二字一作

高太君或無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洵初進士及  
第著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尚  
書刑部員外郎或無字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又作及哲愛入盡已不倦以此止

乃更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

之藏之有或作中之最或作攝或作載方云集前最嚴之官文

今彼方說非也此漢功臣內未總計其功皆以嚴字起之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王之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揚

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

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

自存以故人推舉拜北平王於心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

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下有餘字食上方無賜字云表諱君

不或衣皆去去諱讀今移無賜字一子使為之主其李遇我特厚

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

璽可念殿中君也方云畫胡麥切左思嬌女詩眉目察如畫

是念或作麟方云麟兒時上丞相於青今按

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或無當是時見玉於北亭猶高山

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或作恭非是幼子姪好綠切好靜也

璪蘭茁其牙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平王

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

之稱分府此見當時分司官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

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字未六

人欲久不死而勸居此也者何必李本云是以前道乙居字

也然而何下當有如字蓋以俟知者字當此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補注後山詩話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

佳其過之故燕之也

此處後缺

一有鉅谷

五字無

向下一有



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

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無紀上方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

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或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

必出於已不襲前人言一句或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

作樊墓誌稱其為文不剽襲觀韓愈學蓋於樊宗師退之

朝王晟劉忱皆為之注雖如瑤翻碧藏鬼眼等語皆前人所未

道也歐陽公跋絳守居固池語云元和文章之盛極矣其奇至可

如此又詩曰嘗聞紹述守居偶來登覽周四偶異我樊子至可

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

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

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一錢作而長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

道蓋是也蓋下韓愈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

景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或無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

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利絳州或無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

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逐病以卒年若干病以病紹述緯宗師父

諱傑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

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

也得下或有地字或在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

已而果然後上方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票賦後皆指前公相從漢迄

今用一律寥寥久哉屬非是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

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欲求之此其獨

故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邦滿經字某雍王公順之後繪或作會方從王孫道明唐初以屬

封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曰雍王長平王下或有長平淮陽生景融

景融親益疎不王生務該生思一思一生魚比四世官不道縣

長平王下注云一丘  
作長王在陽王雅  
陽王在景融



令州佐然益讀書為行為士大夫家歲為蜀州晉原尉原或生公未

醉祖對切子生一歲以卒無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至

五六歲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群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

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為人年十四五能聞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

選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為敵浸傳之間諸父敵

非是之謂諸父泣曰五兒尚有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

諸父悲喜願語群子余曰吾為汝得師詰或作無語無於是縱學無

不觀以朝邑負外尉選嘗公真鄉第其所試文上等有文下或擢為同

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選為萬年尉無

此為華州錄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官為陸渾令河南尹鄭餘

慶薦之朝拜南鄭與元有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

投之尹前尹慚其過人曰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

還其吏公此文與列昌商議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

所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為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為也

宰相者言之上曰是與其故故得用非無者改拜陝府左司馬公又

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

疾卒春秋七十三方無正月字而云李本作正月蓋正月十八日也

以月下為是方知日辰所直而不公內外行宗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

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玄暉有功中

宗時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爾如也七男三女弟為澄

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激下或放芮城尉澄監察御史漶泚潘皆進

士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薨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

氏壻也故予與為銘其詞曰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廟方

議戶部尚書韋損四代祖所立私廟子孫官甲其祠久廢今損官二

其一作廟

俗不無其

一無半字

嬌一作

汝得師

不視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丞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

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元或此二方云考之中當作元

人觀此語則知韓公亦不喜其人矣然年陳或此二方云考之中當作元

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

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

衣銀魚仍或至數日軍亂然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

御史長者母侮辱輒感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毋或有無罪一字居

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

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或無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

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史下二方無張字及無

疑當餘人不如遷之別館今按餘人二字疑衍而下文不如遷之別

與衆出君乃記其事也但無所考不敢刪耳或云餘即與衆出君

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歸鴟鴞汝仰敢反汝何敢

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或在畏且虞生變即擊

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

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郵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為之選於

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作泰范陽人

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輦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

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或作三年按郵帥馬總也

召還乃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感不常君得聞即

自視衣襦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筋進養之得或作余或無養字

其飲食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桂黃諸奇怪

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但以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

時無

時無

時無



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祖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

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小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

孝順修群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微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暗也噎噎下於全切以坐為子獨割

也為彼不清作玉聖也仁義以為兵用不銜此銘以微揭割雪折層

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此銘以微揭割雪折層

者之咀音相也也方無者字或無之字方云

闇當讀如詩闇之間今按方說多得之此銘蓋法免置魚鰓等詩

故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或無府苗氏三

君夫人苗氏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其上黨人曾大父冀愛贈禮部尚書大父殆疾

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或作別駕方云世

一仕嫁范陽盧有君下

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某有文章德行府君字范

范賜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或作夫人人生能配其賢歿能

守其法男二人入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為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

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附于法曹府君墓在

洛陽龍門山其年或作其明年七或作八其季女婿且黎韓愈為之誌下或有

銘字而其詞曰無之字

赫赫苗宗於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潘是生夫人載穆令聞是或

愛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于行克嫺德門所及或作事其為禮裕

其為仁為禮方作禮容今以下法曹之終諸子實切榮榮其哀介

介其守循道不違嚴嚴彌劬或作既克其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

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由系累外孫有攜有嬰四尔心或扶

林坐膝嬉戲誰爭既壽而康既備而心不驚于約不矜于盈伊昔淑

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為傳烈實墓以贊碩休或作誌書傳

范作或

河內

賜作陽



留耕丘又伯人所着音釋公本多則去如溪堂詩亦字亦計句于切本古韻也而注中只以本音後冬復何而考於字於祭謂心為又解宜略識字于謂歌為古人亦須先識古韻是古人以有韻者為文固不可不詳耳

休以古韻叶今傳陳如切音徐休叶于切音虛胡維大牙賦合與河洛動音道俱天質人和餘日惟休已見後漢詩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參軍李翺習之七祖習之嘗如誌所書書翰之實錄終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翺欲傳懼文章不兄以無須道德光耀來世其愚而為之傳焉意翺乞公銘之辭也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

或作東雷縣安曹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識或誌其世里後開封字同

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諱至或作有司空之後二世為刺史清

淵侯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

有出焉或無其夫人事其姑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或作其

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護護手瓦石胥其出擊之

刺或無其字方云據李翺集刺史嚴正晦也胥或作須或作雲或

無其字方云史記趙世家太后威氣胥之八又庶頗傳胥後今誌胥

須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

或無爾字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或立木而署之曰刺

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間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

貝州由是大理有禮字其葬曰與上其世曰其德行曰為一劍翺

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

亥至于開封壙于丁巳墳于九月辛酉窆也周禮及窆執斧是也于

丁卯作窆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

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翺其

孫也有道而甚文其文出左傳楚子西曰光又甚文觀翺實錄亦可

有正色固於是乎在或無固字

慶士盧君墓誌銘

慶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為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有人有仇

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為是廷爭之

以死河南怒命卒梓之梓昨沒切梓也卒或作率法曹爭尤強遂并收法曹竟

係一作謀者非是一作五世

此一作志石下一有

下貝州二字一無貝字一無五字一作此不

流士有一有盧君子



自聖為文自信必傳  
其外則事行前為  
苗夫人誌未及載八  
故附誌於後誌中  
其詞二子表陽也

一車作車一

墓誌碑亦有無銘而  
但為誌者以此為誌  
人故之以銘以云銘其  
後或誌碑字為文  
詞字之九故碑

子作千云陳引廣  
川書云千誌李  
朝書千下有矣日子  
漸三安當取鴻漸子  
千之義亦于非是

一作其商席當得  
不錄

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即家念河南勢非可敗氣憤  
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屢十一少而孤母夫人憐之讀書學  
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  
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  
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我女九歲曰孟又有女生屢  
士卒後未名孟下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一車  
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妹壻也為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考富考如其材得何數考名考壽考如其人豈無有考彼皆逢其  
滅子獨迎其凶茲命也邪茲命也邪

故大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學或為高中墨點係原存非度地本應陸  
作常無曰于大深元年

大學博士頌立李于余兄孫女壻也或年四十八長慶三年正月  
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  
幼初于以進士為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以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

此四年病益急乃死乃方作及非是其法以金銀兩一鼎按中為空實

以水銀蓋封四際為丹沙云鼎下方有以物字余不知服食

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

聞相傳者不說方今古取印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以公以

為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

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直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

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

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顛或摧而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

乞絕其首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數十年以斃斃中疽

發其有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一日無病死襄陽縣

為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沙岸人曰我得

秘藥不可獨不死今患此子一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

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一作

一作十

子作千通  
云一山作  
于下同  
必作貞注  
一作必

鉛作鉛  
按多上  
有以物二  
子

耳聞一作  
耳相聞

數十作十  
數

一作有其  
家人至  
或以誤言







四門博士周况妻韓氏諱好或有好字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開

封尉諱俞之女開封娶趙氏生二女三男或作開封字開封卓越豪縱

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開封從父弟愈

於時為博士或無弟字方云韓本皆有今按公父仲卿開封之父笑卿為兄弟則公與開封固從父兄弟也乞分

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子周氏況況

進士家世儒者或無弟字曾祖諱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

諱良甫左驍衛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

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疾或葬長安城南鳳栖原其從父愈於時為

中書舍人父下方有弟字今按方本非是儀禮喪服篇有族曾祖

為族兄弟有從祖也父之日祖父之兄弟也其子為族祖父其孫為族父其曾孫

祖兄弟有世父叔父者父之兄弟也其子為從父兄弟今按公於開

封及親伯皆為從父弟也於開封之女則公當為從祖父也此但云

從父為脫一祖字方作父弟尤誤今無別本不取增祖字且從

諸本去為銘曰

夫失少婦失或子失吐吐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世系表老成二子湘大理丞滂實難承一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工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為韓氏良子

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季也其祖諱介為人孝友一命率府軍佐

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為伯起居舍人其後或無復出起

居有德行言詞為世軌式滂既弟第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早死無

嗣其叔祖念命滂歸後其祖或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文功力

兼人倍與倍同倍文謂背本暗記也周禮注倍文曰諷韓諱蓋本此

應重復為文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邪或

然可以為智群輩來見皆曰滂之入進不唯於文詞為人亦然或

詞下或既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八進不唯於文詞為人亦然或

歛既歛七日權葬宜春郭南一里或嗚呼其可惜也已銘曰

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或天殺之邪其偶自死邪或莫不歸於

一作天固生邪  
天生二邪

要作是

軌一作乳

作一作信

之子無

月一日

一止作日

邪者正邪



死壽何少多編或銘以送汝其悲李荷

女孥墳銘

女孥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  
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作或  
非是作無武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或愈  
字制作制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道之或無女孥年十二病在席  
既驚痛與其父訣病或疾又與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于  
商南晉峯驛即瘞道南山下晉峯或五年愈為京兆始令子弟與其  
姆音我女師也易棺衾歸女孥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  
之音上或下有而字女孥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和字或其發  
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蘇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率河南法曹日法曹娶上  
黨苗氏太師晉卿兄女生三女三男苗志苗夫人夫八最長法曹  
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經或無宰相休憬曾姪孫出郗氏按  
今郗流俗郗超字多作郗郗也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八年若干嫁  
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  
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今德是茂爰歸得家九子一母得或  
婉婉有儀柔靜以和命不侔身故其奈何刻銘墓石以告觀者觀或

方者音之戈切與

乳母墓誌銘

唐志志美服有為乳母報者其服總麻令

韓愈乳

乳母李徐州人李或號正真韓氏乳其兒念入或作下愈生  
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李憐不忍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所乳



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見一或有其二州字入朝為御史國子博  
士尚書都官負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二或時節慶賀輒率  
婦孫列拜進壽下或有受字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疾  
卒疾或作病或無疾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  
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為銘無作

人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雜文

瘞硯銘銘作銘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  
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賓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此下或有役者  
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瘞

且識云

士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斯間作埋而

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

謂此傳以遷史談藝亦  
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此世者天下有識者固少而書史  
所見如此可發一笑大曰李肇國史補謂公此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與視同禮佐禹治東方土有養萬物有

字無復出

一作質而  
且識云



功因封於邪地死為十二神治注曰作理士吐作吐屬下句云孔氏周

東方知位此正為下文封於邪地死為十二神而言也然與物無治東

不屬士與物之意則於語勢無闕而下句養萬物有功為奏庶鮮食之義意亦自

明故今且從諸本其以十二物為十二神相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

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見當本而生明旺八世孫翫

術能匿光使物竊恒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翫

俗呼曰翫與翫同居東郭者曰翫七旬切狡而善走與韓盧爭

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有號東郭翫而無曰字

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中山在秦東北非伐楚所當次召左

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之兆非是筮者賀曰今

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跣音夫居獨取其

鬚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筮詞皆用古韻詩

止為古牙吾通毛與資亦然云崔豹古今注蒙恬造筆以拓木為

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非兔毫也公豈它有所自邪○今按鬚資與

君書叶今北人語猶謂毛為鬚也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

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

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或無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

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

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

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

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

相下或有字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

默不洩有後字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

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

恒作垣  
云下有注  
云一作或

一五作左  
右庶長



與執燭者常侍上林方罷頴與絳人陳玄弘農州唐終州首領  
故借陶泓及會稽褚先生交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借上召頴三人者  
不待詔輒俱往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知冠  
謝上見其髮秀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摹勅上喜笑曰中書君若而  
亦不任吾用喜或作喜非是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或作君對曰臣  
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  
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去  
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  
昌無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  
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是或作或作頴始以俘見  
卒見任使見或幸秦之滅諸侯頴與有功賞不酬等以老見踈秦真少  
恩哉

下邳侯華華傳

類退之文及得本後人所謂是曹人無趙燾因語錄

送窮文

不著宗衣號為窮子其後正月海死宮人葬之

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  
曰除貧也補注張文甫曰公送窮文蓋出子雲逐貧大藥  
疑前人文章交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  
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是無  
外取公此文於續楚詞系之曰愈以發窮不遭時若有物  
焉為之故託於鬼嗚呼彼窮我者車船飲食謝而遠之而  
窮不可去也則燒車與船延之上坐亦卒歸於正義云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

結柳作車縛草為船

載糶

去從切又丘救切糶也糶米爾雅云糶與糶

軫下引帆

上檣下音厄車繫上檣也之良切與糶

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墜竊具船與車備載始天糶

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攜朋挈徒而去故就新駕塵曠

音書又鄭鄭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咨送之恩子等有意







鯉魚文

或作鰩。朱居情秀水間居。鯉魚之狀龍吻。鱗如瓦。尾長數尺。未大。如其芒刺。成鈎。仍有

維年月日或作月。元和中。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荷推秦濟以羊

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鯉魚食。而告之曰。首先王既有天下。列

山澤罔繩。獨獨初。切。非。子。冬。則。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

之四海之外。列。新。書。作。通。子。獨。之。言。刺。也。字。也。也。或。作。無。之。字。及。

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

或無。沉。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而。非。無。海。字。或。作。嶺。海。

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子下非。日。在。四。海。之。外。六。合。之。

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於。古。為。刺。史。縣。令。之。

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也。而。鯉。魚。其。不。可。與。刺。

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命。亦。令。

據手下一止有虞子

其目。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不。厭。聲。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

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字。不。或。作。而。以。無。處。字。今。按。此。恐。有。脫。誤。疑。

亦安肯為鯉魚低首。下心心。現。明。也。上。悉。揀。切。下。也。頭。切。為。民。吏。羞。

以偷活於此邪。心。或。作。身。亦。執。鬼。中。一。注。身。也。今。按。二。本。皆。通。然。意。

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執力。不。得。不。與。鯉。魚。辨。鯉。魚。有。知。其。

聽刺史言。言無。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

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不能

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鯉。魚。實。頑。不。

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

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而。不。貸。其。罪。無。而。字。刺。史。則。選。材。

一本与下

有其字

揭一本作

海嶺

悉一作

命一作

一無不字

今本作下

心又有哉

李

一本与下



按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或無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行狀

考異音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

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

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

贈太傅董公行狀題中或无支度二字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

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

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任開州新浦縣主簿皇九字在良皇下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

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顯灼字或有召見拜祕書

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

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





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  
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  
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下設切古句亦作鵠立可敦  
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壘  
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市  
絕句以馬字屬上句而復涵懼不敢對視公悔之言曰我之復  
土壘爾信有功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公曰我之復  
是皆非爾之馬歲至吾數所無馬而歸資邊吏請致語也字而無吾  
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蓄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  
拜是其字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或  
怒兩展其足也此用莊子盜跖大自迴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迴紇之  
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

回作迴下皆公

假一作取卒一作于

一無五字

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  
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  
府未始主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  
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  
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  
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心字或無大字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  
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  
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遣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  
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  
乃能為朱泚臣乎有泚字或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  
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  
能事彼而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  
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或無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

使送字無

加下有魚注云一本無魚字



前說言懷光死後復言懷光死不後似相抵特或疑幾不反謂幾于助詔而不合侯查原書

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廢人服而請罪有司罪下或維有大過猶將拚馬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言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其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或有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或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夫下句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不能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或無復出天下二字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

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必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其語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謝下方有字或作移時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笑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職無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無田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方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政游無度其將李萬榮乘甘六政也或無政游字無變或作無攔數日方還萬榮為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

廷作

問日作移時下仍有晏字

州無

一瓜無暇遊二至度作發



不克或二年萬榮病風之百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故監  
 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  
 軍事公既受命遂行繼宗經幸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  
 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  
 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圃田在陽西圃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  
 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非是或以或作與及郭三軍緣道謹聲庶  
 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濙代之初字無及擊  
 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  
 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  
 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未及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  
 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  
 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惟下字則下文皆折○今按士寧萬榮專  
 命竊據故懼士卒之圖已一而後加厚焉尋上下文未見其措費而薄  
 之七意也况以下文又加每加厚推之不字之術甚明方說謔矣

乃改作通  
云為榮子  
名刊本作  
乃非

郭上無及  
居作告

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下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  
 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庶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  
 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故士下或有公至之明日皆  
 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作時非是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  
 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  
 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五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  
 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脩人俗化嘉  
 禾生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瓜同帶聯實事下或有既字俗或作民言  
 未生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瓜意圖有蒼鳥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  
 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  
 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  
 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  
 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歛既歛而行於行之四

士下有屬  
字

一作俗化  
變化

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歛既歛而行於行之四



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或無既歟二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

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郭聞道誰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

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人誰或作其誰公在喪車又

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

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

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

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

溪全素澹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秘書省著作郎溪為秘書

省秘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澹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諸本

全素澹作全澹方云考世系表全素澹志溪澹皆無全謹其歷官行事

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伏字無謹狀或作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穎等州觀察推官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

狀方無為字云盧慶也喜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

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或無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

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

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捲卷長歎注云一正有者字無下句石字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

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適遭下音中坎輻又廢一年事或及春

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閭下所知辭氣激揚

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驛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

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字或下或有貴人字此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

草野今冒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

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

子贊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

其一人

溪作全後

館作館

有一作王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  
存一陛下恩諭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  
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拚至伐樹以  
約未益寒餒道塗斃路豆補北切又匹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  
追徵臣愚以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  
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况此無辜之  
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  
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入傷緩之則事在  
而利遠伏乞特勅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求  
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應徵得少有存立腹或作復方云應宗  
應貞元八年至十一年兩降及淮應徵在百姓腹內者並除放○今  
按腹內謂應納而未納者得免國初時作文書元有此語如今言各  
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或無字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慙懼  
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國子監應三館魏曰國子館太學士等準六典孫曰唐六典三十卷  
陸堅被詔撰元宗手寫六條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  
禮典政典刑典事典至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或曾孫補充  
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或曾孫補充  
或無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  
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  
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  
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蔭有才業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學生應舉  
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蔭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  
年限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  
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厨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

王作生注  
云一止生  
作七字

至開一作  
其間  
屋一作  
飯一作  
百一作有



準新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君諱某字某諱某或其先為嬴姓當周之衰處晉為趙氏晉亡而趙氏為諸侯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為六國俱稱王其別子趙奢當趙時破秦軍闕與闕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為氏方無字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喬卿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為荆令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古或作前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為玉鈐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為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為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諡莊武莊武之勲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授河南府參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甲煮器幄

幕奔走危難上嘉其勤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

情勵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十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

松栢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滿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終

于家凡年四十有五七或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贈絳州刺

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

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

穎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為繼室是

為陳國夫人陳國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已生其薨也君與少府葬之

猶實生已親領土封其墓陳國無子或夫人滎陽鄭氏王屋縣人况

之女有賢行待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

嘗方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赦前左衛倉曹參軍音右清道

率府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君喪如成人愈既世通

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撥其大者為行狀此立

一作其

上贈一作

許國夫人四字無

一作一



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初作教復讎狀蜀本此狀首云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恢為父

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請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也

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

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

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

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誥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

其端矣有無下方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

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浹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

更一節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附勅周官曰凡殺人而義

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

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

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無者勅又周官曰

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生言於官則無罪也今

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

魏本為百元和二  
年至循州七十九  
下接由是有此議  
出字而後宜一字接  
石伏云

固一作自

由是有此

初作教

奉一作觀

書作告故

作書云同

私朝士一

條本之作

書當心書

為是

申下有下

錢重物輕狀  
長慶元年作

書者集議奏聞由無有字申或由下二字今按此台有酌其宜

而慶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律字無謹議



孫曰更其文謂改其錢文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錢重物輕為弊頗甚或帖  
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緡貨通行里閭寬息宜令有寮隨所見  
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為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  
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為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  
貴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而錢愈貴也而錢  
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縣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絲絲百貨去京百  
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上在到頭以草  
粟租賦悉以聽之則人益農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早粟下或有米  
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為器或字無禁鑄銅為浮  
屠佛像鍾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  
錢不得出五嶺下或嶺買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  
者皆坐死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  
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

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  
病今使人各輸其工物以為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  
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  
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  
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勅旨謹奏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貴作貨

一本錢上

坐無

扶一作助

初作敕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考異音釋附

表狀

為韋相公讓官表

韋貫之也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為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已慙覲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徒知立志廉謹絕加勢之交處官恪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誠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思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群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畧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



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已之義無  
補於理有妨於賢况今後又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百論於臣伏  
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此有後

為宰相賀雪表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下深念  
黎甿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  
嘉瑞銷癘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  
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  
燮和慙無效用觀斯慶澤寔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史史自雖二  
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各氏年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經  
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

韓日傳師字子直  
籍字夏通

孫日九年十月吉甫  
孫日十年夏

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行其所聞順天從人  
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大推功實資撰次原大城去  
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脩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  
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脩臣與脩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  
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勅脩成順宗皇帝實  
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  
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尚  
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  
塵玷謹隨表獻上實懼塵玷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准止其間有錯

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脩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  
傳聞詮次不精緻有差誤聖明所監毫髮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  
今並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儻所論著

一本止有

實錄一作前

自無注云

致作志  
一無去字

更一作前

止作首



尚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謹表

為裴相公讓官表

臣其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其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臣少涉經史夙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  
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已人以為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  
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為宰臣所非移官府廷臣依我暴移或作作因或作作陛  
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按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  
已益輕大或作作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迨及心關政理輒以陳  
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  
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微或作作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  
聖之姿啟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  
雷寔容覆如天地實群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君君難逢重德

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未免妄作  
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又此邦憲聖君所厚况道所難  
闕於防虞幾至斃蹈息私曲被性命獲全奈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  
所指祇自內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  
陋汙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厨高宗登傅說於版築周文  
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雪耻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  
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慶獲四子  
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  
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  
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  
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或作作事乞迴所授以  
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為宰相賀白龜狀

顧作堂

陋汙字也  
無所居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右今日某官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進止或作皆方云今玉堂位底亦詞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為蔡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遠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台衡親覩嘉瑞無任并躍之至

冬薦官啟侑狀或無冬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

啟侑

右伏準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勅傳使郎官御史在城者委常參官

每年冬令聞薦者或無傳字方引前件官兼通三傳傍

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又從使嘉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見

此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大常博士臣所請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王用碑文狀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王

用神道碑文

上二十七字即作本篇起首列右京上右京字一格為

右京兆尹李儵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臣與亡父用撰前件

碑文者儵或作儵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望頗崇豈臣短才所能褒

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其王用

男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務狀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

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

四字即作又起首其官某乙本或無此四字但云日愈言今日品官云

請一作謂 短一作知 知去聲 止作旨 止作旨



淡濱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  
并令臣受領人事務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附狀  
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

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尚書下方有上二行即作本又起首下空二格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辯  
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索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  
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  
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

尚書刑部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上二行列又自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當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

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  
憲之司參輕重之議况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  
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或無撰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以收復淮西群臣請刻石紀功明示

天下為將來法式正字非是或以或作已或無復字式字陛下推勞臣

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推勞臣聞命震駭心識顛

倒非其所任為愧為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辨謝竊惟自古神

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

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

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

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犬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和美

具號以為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或

跡作逆  
陳作標  
再皆合作  
載字



作莫經上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  
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此二謝或無伏惟唐至  
陛下再登太平刻剗群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雖滅然而  
淮西之功尤為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  
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李謝本今按作麻殊  
無理疑此本是森字誤轉作麻後人見其誤而不得其說乃改作成  
耳且公谷孟簡書亦有森列之語可考也方氏固執舊本定從麻字  
疑致察遂得其真若便廢麻而直作成字則六不復疑而本字無由  
可得矣然則方本雖誤而亦不為無功且不當便以為是而直廢它  
本不復思索參考耳今以無本亦未敢輕改且作麻字而著其說使  
讀為外之則宰相公卿即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  
不可一二遷數已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願會  
恩待趨以就事叢雜矣律呂失吹特賦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如  
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封  
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

列作列注  
云成一作  
麻森

官作中

或本以聞下便著月日與今表式不同未詳其說

奏韓弘入事物狀

古本云四月一日臣受群夷簡

石臣先奉恩勅撰平淮西碑文或無勅字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  
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代聽進止  
謹奏

石臣先三  
字無  
止作旨  
事下有物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弘等所  
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祭與幸并慙抃休惕罔知所喻謝伏以  
上贊聖功臣子之職下露群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為事  
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賜遂守  
繡鳥與臣於臣何為坐受厚賜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慙戴荒惶舉措  
無地無任感恩慙懇之至

賜作錫  
注云錫  
作賜

論捕賊行賞表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勅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慈傷  
 震悼形於寢食待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  
 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振尋  
 蹤跡知自承宗番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  
 制無不行者士則士平或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群情疑惑未測聖心  
 有內字或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  
 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元不  
 給其賞便以為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且出  
 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  
 也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烟賊三事既因  
 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  
 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或之人或哉或無之或况今元濟承  
 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或隴右河西皆汝我狄所宜大明約

三一作二

知自承宗  
一作明知  
其自承宗

辯作辨

則作平  
作則

和信或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况自陛下即位以來繼有不續  
 况或下同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劔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  
 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致張茂  
 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  
 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為  
 巨唐中興之君由上或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或  
 道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  
 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  
 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况可無致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  
 商鞅為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  
 募人有能徙置此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  
 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  
 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言為必信也徙

揮

已作以



閣統本兩句皆無信字無理其明亦足以見二本之謬矣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為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為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又見統本之謬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達或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王事故此以未有不信而能成大功結之又引漢高祖事以此故不問可否直行則去也臣於告賊之人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告賊伏望怨臣愚蒞僻吝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恐

論佛骨表

臣其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伏以或作臣伏聞或作臣聞流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上書史有始字新史流作始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或醜類須在位七十九年年百一十歲八歲新史無八字方音帝嚳音臨高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百五歲百一十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無然而此三字今從新史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減百歲史皆無年所極三字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從新舊史俱下有在位百年此特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叙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統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

少作也無注云一有也

補作告



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

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

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書亦或作九可考畫新舊史作事佛

求福乃更得禍乃或作反乃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有字

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識

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

寺觀無不無即字創立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

今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也二字新舊史作當時今聞陛下令

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界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

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迎新史作直以年

豐人樂狗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說詭異之觀戲龍之具耳安有聖明

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宣年之樂或無說字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

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

人豈合更惜身命微無更字今焚頂燒指百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效惟恐

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木作以至無故新舊史焚作燒作燒少

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或無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

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

義父子之情新舊史無夫字下或有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

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

衛而出之於竟不令惑眾也新舊史無於二字下或無其宗而

舊史有於字新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

史或作貳設也新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

史作以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

孫日單履且謂之一祭二日一稱朽作朽然

唐史作聖

有設字

焚頂上有故字

之於無一作公之



以挑菊音列祝日記君臨臣老以巫祝挑菊惡九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挑菊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後閣抗蜀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付下無有司投諸四字或無代史作後新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新史無佛如有靈賦作禍宗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作備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潮州刺史謝上表

或無前

臣某言臣以狂妄鷥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新史作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刺心豈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

潮州 梁日三月己卯愈至

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

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正上

字上道或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

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孫億兆人庶無有親踈遠邇無字雖

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

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

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或國家憲章完

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

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總二千里然來往動皆

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經舊史作颶風鱉

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州南近界或

臣少多病年總五十髮白齒髮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

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魍魎

朽穢作穢

誅作戰

徽向作句

鯨作



祝日豐隆壽又瓊  
後漢成乘豐并開  
中

為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月為臣言者為羣新舊臣受性愚陋人  
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上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  
舊史無所見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  
字許或作表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鑲白玉之牒鋪張對  
天之閑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  
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乎新舊史並作於雖使  
亦字多讓新史無多字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  
抗本并無二字尤非是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怠文致未優武克  
不剛孽臣姦謀蠹居基必提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  
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憂舊史作復孽或作孽不  
貢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開機闢  
開雷厲風飛日月所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新  
舊史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

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  
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治功無之字宜  
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求永  
年代服我成烈年下無代字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  
之嘉會際或有之字而臣負罪嬰豐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  
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  
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罪過新舊史作前伏惟皇帝陛下  
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  
聞

賀冊尊號表

自山至二十卷舉章類目代狀多每四單點鮮有單圈者應陸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耆等以陛下功崇德  
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代陳請懇至于冊于三  
代方作或陳情款懇至冊于三非是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

請作情  
至作到注  
云一作至

魏下二月  
之系  
萬年一作  
羊代  
不一作方

一本編亦  
作以  
慶一作孽  
陸下字不  
重出  
開作開  
可作清



若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間

含生之類歡欣踴躍以歌以舞合域以作交環海之間或以舞或以歌臣某

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

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長上同有以字無入字經緯天地之

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

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

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

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

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刻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定禍

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

皆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謂或無內字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

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撰泰山梁父之儀按三代之

逸禮補有王之漏典特乘六龍肆觀東后謂或作講或上則有微臣

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求

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為比銜酸抱痛

且恥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與或作如物謹奉表陳賀

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或無刺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不加大罪自

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其年十月

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

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

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太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

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司刑南宮顯榮顯煩稱

效寂茂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外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

積慙惶無任感息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孫曰元和十四年七月

知制誥十二年三月

欣作并踊  
作踴注云  
并一作欣  
一無入字

長下有注  
一作字三  
字

一無議字  
編一作陸  
一無集字

準在准  
任無  
祝賦作賦  
太作承

微一作故



昌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考異附

表狀

賀皇帝即位表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受奉遺詔昭升大位或無三

升承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

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為天所相為人所歸上符天

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不

績當中興之昌運爰自主營春宮齒冑國學孝友之美實示四方英

偉之姿久動群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老幼咸至垂

泣賦作舉用俊乂流竄姦邪雖震舜之去四兇舉十六相不能過也

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

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

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像之以



永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守郡遠方拘  
限條制不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欣歡踊躍感恩戀闕之至守郡  
制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與  
之更始令得自新無恩浹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  
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  
或差憐鰥寡之重因知事久之滋弊憲法訛之益茲罪人悉原墜典  
咸舉生息既及於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  
微臣往因論事獲譴海隅旋沐朝獎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忽逢  
曠蕩之恩踊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隨例稱慶闕廷無任  
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冊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冊宮闈歡心始  
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贊  
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續繼鴻休華胥實贊於軒圖文母有光於  
周道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  
之志以明教化之源禮命崇崇華夷同慶同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  
賀闕廷無任踊躍欣歡之至賀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  
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編觀非煙非雲  
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容狀鉅能詳述抱日曾嚴浮空  
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為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  
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



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虞舜由之  
而作歌或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其日景戌亦主於土西北方  
者亦師所在土為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微於古又驗於今王  
作正。今按曆家四季之月土王用事各十八日伏惟皇帝陛下德  
今云六月明當作王景戌以曆推之十六日也合覆或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以  
躋或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戾默之地目覩殊常之慶  
扑躍欣幸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致瞻恋闕廷心竟  
飛馳無任欣扑踊躍之至附下或有並圖奉進四字或謹差某官奉  
表陳賀以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一首

國子監

韓曰時元和十五年也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惟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  
件官文學治行衆所推與累歷中外資序已深或和而不同靜而

有守敦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不如此輒舉自代謹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袁州

韓曰時元和十五年春也泰字安平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使韓泰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訖三日內舉一  
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亦更臺省往因過  
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為治官吏懲懼不敢為非百  
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  
如乞以代臣庶為允當謹錄奏聞

尉國哀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詔哀惶號  
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歟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霑動道奉諱之  
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殫擗伏惟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  
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庭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孫曰正元十一年泰  
第正元中吳遷至戶  
奇部中



與薦張籍狀或有國子監字

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侍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負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請上尊號表或有國子監字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士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或無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脩先王之道兼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無幹經營乎無為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旋定幽都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補注後山詩號曰析木天街云云子曾子賀被曰鉤陳天街北岳醫閭方云皆以幽冀言也天文志昂為天街屬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屬幽州北岳常山在冀州之北也

世新天遠舉志  
李六皆隸國子監日  
國子李六冬冬四門  
律李書冬冬其冬冬  
館二云文館隸門下  
有崇文館隸東宮  
惟天至八載所置廣  
大館隸國子改并六  
冬生為七館冬冬  
生皆其狀酒祭酒其  
宏入崇文二館他  
所隸改小月

州其鎮鑿開也今按此地彌天區界軼海外十有二州周之長慶元年劉總納土時也章云所步山海經云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又使西戎之豎亥自南極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首北虜之渠但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或作如爰初嗣位首去姦孽隨所顧指應時清寧變或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首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端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媯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孫曰淮南子媯天斷龍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芦灰以止滔水堯誅九嬰以定下土孫曰淮南子堯使以野殺九嬰血兵刃五官切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或曰堯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冀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

世新天遠舉志  
李六皆隸國子監日  
國子李六冬冬四門  
律李書冬冬其冬冬  
館二云文館隸門下  
有崇文館隸東宮  
惟天至八載所置廣  
大館隸國子改并六  
冬生為七館冬冬  
生皆其狀酒祭酒其  
宏入崇文二館他  
所隸改小月

轉作泰

姦孽一作

一作乞天



臣子之誠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  
孫如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  
而向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忘令公卿  
大夫得竭心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  
天下幸甚臣某誠惶誠恐方本無臣

舉韋顛自代狀一首

尚書兵部

韓山顛字周仁見素之

中散大夫守太理少卿驍騎尉韋顛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  
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  
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群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  
之舉顛宜當之乞迴臣所授庶弭官謗謹錄奏聞謹奏

論孔幾致仕狀方無孔

某官某

世前漢王嘉傳會  
其材益有益於  
家人集錄載武  
非碑有州府食且  
高賢之曰貪賢皆  
出漢八非公憶快

右臣與孔幾同在南省為官數得相見或無幾為人守節清苦議論  
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  
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幾上疏求致仕故特看幾幾為臣言已蒙聖  
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幾頓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  
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幾輩在朝不進三數人實可為國  
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  
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  
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  
几杖安車禮下或有曰字致事方作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  
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幾幸  
無疾疹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  
貪賢之美况左丞職事亦極清簡若幾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

推作惟

恩慮下注  
云思一作  
思

夏一作愛

主一作止

如作而

事作仕

事作仕



謹錄奏聞謹奏

崇而務少者中外之臣有年過於幾尚未得退幾獨何人得遂其  
願其或然人皆求進獨求退亦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  
顯字蒙陛下厚息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息特垂察也

舉馬綏自代狀

京兆府

孫曰公為京兆府舉馬綏自代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綏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  
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盜賊未斷郊野之外聚尚  
多字無近者至所以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  
能若以代臣實為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

祝曰公尹京兆時作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  
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農  
邑祈禱實頻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愍黎庶有事山川中使

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雨應期嘉穀奮興  
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  
觀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

狀作賀太陽不虧狀

司天臺奏今日太陽不虧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間太陽合觀陛下敬畏天命克已脩身誠發  
於中災銷於上自卯及巳當虧不虧及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  
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熟為大臣官奉京尹親觀殊祥欣感之  
誠實倍常品謹奉狀賀以聞狀作賀

舉張正甫自代狀

尚書兵部

孫曰公為京兆府舉張正甫自代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賜紫金魚袋張正甫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

狀有難偏陰雲三時  
知是幸日食三時  
不見故公為不虧  
以此事示仁宗朝  
馬尤實論之是日食  
京師不見是人三  
陰邪所蔽天下皆知  
而朝廷獨不知其災  
尤是不當受賀

至一作及

市井又或  
作京華

者下有段







猶依舊是明期周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因

作內經二字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

賞或作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或作嫉或作身或作旻行立事或已往今

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或還請攻討或素

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此上深陳既往之失以下乃始進言樂注云公以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或無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

則其懸隔其經畧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

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今聖丘在容州則邕州兵

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畧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

史實為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詣山川不或水或土或遠或鄉或羈或旅或疾

疫殺傷或作或賊或臣自南采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

者數不滿百或無或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

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

人數糧賜均勸充或細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

同客軍守則有威或以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或古或必或深或大或抵或嶺或南或人或稀

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或假或如或盡或其人或盡或得其或地或在於或國或計或不或為

有益容貨或羈或縻或比或之或禽或獸或和或揖或集或去或則或不或進或亦或和或屬或損或朝或廷或事或勢

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矣遣一節官使或史親往宣諭必望

風降伏謹呼聽命或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或嶺南事者為經畧

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或作或置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或無或在或字或又或無或等或字或云或往或在

袁州刺史中非且也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此是狀首標目所論事與前卷類白

去非是

十字頂格首字一  
字接首字右推律

內字下注  
云一作因

犯一作凌

實上有則  
字

都作訓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責  
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並是良人男女準律訂備折直一時放免  
責或作到字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札典貼漸  
以成風各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  
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富不少今因大慶伏  
乞令有司重奪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  
科懲則四海蒼生熟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論淮西事宜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首已來圖為今日之  
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脩其器械防禦金帛糧畜耗  
於賞給勞於或作勞其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  
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餉或作是又聞畜  
馬甚多自半年已來日上糧糧價言知有人雖有夫之力自朝及夕

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  
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  
敗可立而待也然所不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  
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或作戰必兵多而戰不速則所  
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  
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特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  
異議以感陛下之心或有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為  
弊必深所以要先心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乃然  
猶然後也下文然集事然其承繼皆一義也為統帥者盡力  
行之於前而參謀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  
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尅不以為遲忘  
在立功不計所費以勞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  
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息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

按李自樂北齊書  
高德政傳載太后  
旨云武王年篤  
津然始受命人夫  
統于千流載明皇  
詔姚崇之曰朕當量  
力而行然之可也  
然後然則為然蓋  
隋唐間語後文然  
可集事然假許其  
承繼並同何曰此例  
遂注最久然後然

取一作必  
場一作土

價一作耗  
婦下有皆

如上一有  
狀子



誠以效禪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或下或十勢力單弱騎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

攝懼難便前進便方所江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

既薄使之又苦或有無皆非是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

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

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問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

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

戰鬪識賊深淺既是士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

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

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署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

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或無行字給上

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以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總進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闊

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至或今若分為四道每道

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取一處使有隱然之望或無分字隱

若一敵國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

惶首尾不相救濟作識若不可入則深僻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

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

散失

一秦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

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憐傷宜明勅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鬪之

際固當以盡敵為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

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

其速捷有司計筭所費甚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

循通鑑此狀十年五月所上後十二年三月直准西行縣以延食宜未除之民亦同公此求

軍一作幸 際作慈 同當一作 同直

收下一有 泊字

諸道一作 四道

都猶大也 統一作統

行營作牒



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加吾戰幸其一勝即希冀  
 救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印  
 之事患皆然也作近臣愚以為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  
 些下以聖明英武之安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大山  
 歷外未足為喻一兵之勝負安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或罰重可  
 令凶人喪魄或非是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然則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令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  
 之意或下或然皆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  
 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  
 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或非是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  
 能理事所以未與處置待其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令忽自為狂  
 勳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或後至如淄青恒  
 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也

伐作罰  
注云罰一  
作伐

輕有改易各宜自安或下或有制或制字而無節字或今按  
 不知韓公如妄或疑懼敢相扇動朕或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  
 破膽不敢妄有共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

長慶二年張平叔為戶部侍郎上疏請官  
 下其以公卿詳議者十六人東坡曰此必小人也  
 詞曰平叔後以賊敗為失官錢四十萬縵而巳至皇  
 也○平叔後以賊敗為失官錢四十萬縵而巳至皇  
 轉又○平叔後以賊敗為失官錢四十萬縵而巳至皇  
 弊請○平叔後以賊敗為失官錢四十萬縵而巳至皇  
 兵部○平叔後以賊敗為失官錢四十萬縵而巳至皇  
 言○平叔後以賊敗為失官錢四十萬縵而巳至皇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勅將變鹽法事宜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  
 所上變法條件定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八字項格通正定一  
字格通右奉勅

十七字不  
另行

明作朝  
有無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例支用  
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令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  
見錢糶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  
不取或從賒貸亦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令州縣  
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  
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歎怨已  
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  
姓闕鹽者臣以為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  
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俾錢無多無或計其往來自  
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  
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為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  
利至少為數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為若法可行不假  
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為使無益也若字或作令或有又  
宰相者所以臨察自司考其殿最無或于若字若自為使縱有敗關  
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無  
一件字。今按此別臣以為變法之必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  
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  
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  
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  
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  
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  
貫錢減無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

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

使下增者  
舊無充使  
以下四字  
關  
無減却  
十萬貫字



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  
遷轉不拘常例加關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以  
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黜陟幽明之義  
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  
充脚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斤三十  
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無文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登  
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惟脚價用五文者官  
與出二文用或作每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各  
為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  
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  
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筭以此  
一言不為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部

不得令有闕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  
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齎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  
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  
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為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  
文錢也或下或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尚或今  
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閑剩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  
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  
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  
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  
謂係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  
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較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

謂作請  
注云請  
作謂

尚無

雇皆作銀  
者下有價  
或二字注  
云一無僅  
輸作輸

四下有  
又



一歲頗闕課利為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高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淳寄姦猾者轉富士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糶上或有來字○今按文勢恐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食官自糶鹽即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糶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權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權糶與百姓作國或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輸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

糶貧鹽或先取粟麥價又至收穫者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者

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

無舉債逃亡之患者糶債或臣以為百姓困弊不肯為鹽價貴也今

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

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

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三百是乃作三百○足云或云六十十字恐

三百六十也足或作是屬下句○今按平叔所定鹽價一斤止三十

文韓公通計民間所加脚費多者一月或至三十六文耳其地近者

自不及此難預計也故此上文但云一日以十錢為率則一月安得

用三百六十乎其六十字當依或該刪去足改作是而屬下句為當

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

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

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

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



臣所見百姓困弊已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緡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况緡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即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

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在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

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

經旬月若據口給鹽無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刻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又無下文苟宗苟官吏畏罪必用威刑

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價官後不得取於諸軍使覓職軍把錢從

看守莊磴也世本公輸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訪

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

為鹽商納推為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百姓實則校優則一作

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為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磴不知其非其能一朝窮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

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也  
一件平叔云取下疑當有云字或類今亦補足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

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實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

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實字無

前字無仍

空其處

兩謂以下

九字無而

有可能

也人之非

前意也十

字下注云

或無非字

前上注云

本增非字

此下有

其作何注

貴作貴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終





